

我对面单元住的是亲姐儿俩，

一个姓山本，一个姓柴田。山本是她们娘家的姓，妹妹结过婚，随了夫家的柴田姓氏，后来从夫家出来，也再没改。姐姐没有结过婚，至今仍旧姓着娘家的姓，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这样一来她们家信箱上标的名字就成了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柯”和“榕”都不是日语里的常用字，有一回我问及她们的名字，她们说是父亲给取的，父亲战前是中学的国文先生。姐姐山本属虎，今年七十七岁，妹妹柴田属马，五十九岁，姐儿俩相差了十几岁，可长得很像，都是单眼皮，长圆脸，

皮肤白皙，年轻时大概像日本传统画上的美人。妹妹柴田见了人会侧身站住，慢慢地弯下腰去，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客气话，半天也不抬起身来，让你不由得也跟她没完没了地礼貌。姐姐山本相对起来比较冷，也打招呼也弯腰，看上去就有点几草率，说话也利落，不拖泥带水。山本虽然性情冷，但是心眼不坏，每天早晨清扫门口，都



日本物语
日本物
日本物

日本物语
日本物
日本物

日本故事

昆仑出版社

叶广芩 著



日本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故事/叶广芩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ISBN 7-80040-757-8

I.日... II.叶...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197号

书 名:日本故事

作 者:叶广芩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乔 玉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9·125

插 页:1

印 数:8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757-8/I·546

定 价:2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雨	1
雾	31
风	93
霞	130
清水町	173
到家了	211
注意熊出没	257

雨

—

我对面单元住的是亲姐儿俩，一个姓山本，一个姓柴田。山本是她们娘家的姓，妹妹结过婚，随了夫家的柴田姓氏，后来从夫家出来，也再没改。姐姐没有结过婚，至今仍旧姓着娘家的姓，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这样一来她们家信箱上标的名字就成了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柯”和“榕”都不是日语里的常用字，有一回我问及她们的名字，她们说是父亲给取的，父亲战前是中学的国文先生。

姐姐山本属虎，今年七十七岁，妹妹柴田属马，五十九岁，姐儿俩相差了十几岁，可长得很像，都是单眼皮，长圆脸，皮肤白皙，年轻时大概像日本传统画上的美人。妹妹柴田见了人会侧身站住，慢慢地弯下腰去，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客气话，半天也不抬起身来，让你不由得也跟她没完没了地礼貌。姐姐山本相对起来比

较冷，也打招呼也弯腰，看上去就有点儿草率，说话也利落，不拖泥带水。山本虽然性情冷，但是心眼不坏，每天早晨清扫门口，都将我们前也捎带收拾了。要是逢我不在家，又突然变了天，她会替我将晾在外面草坪上的被子收进来。这种做法在现代日本人当中不多见，通常情况是，在单元楼住着，邻居之间谁叫什么都不知道，彼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的被子就是在雨水里浇个透心凉，也没人会管。所以，摊上山本姐儿俩这样的邻居，我很知足。

姐儿两个，姐姐趋于老旧，喜欢穿茶色的裙子，配以咖啡色的皮鞋，琥珀的项链，看着不显山不露水，其实衣服质地、颜色以及饰物的搭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很有讲究的；妹妹衣服的颜色较为鲜亮，爱穿休闲装，常常是大红大绿，快六十的人了，却极富青春气息，让人看了为之一振。姐姐满头白发，没有杂色，梳理得一丝不乱，后面绾一个弯弯的髻；妹妹白发中夹杂着灰，烫着短发，将额前的一绺染成了淡紫，带了些许浪漫与俏皮。我最喜欢看的是姐儿俩穿和服出门的时候，姐姐若穿藕荷色绣碎樱的，妹妹肯定是淡青绣唐草的，姐姐穿鹅黄，妹妹就穿淡粉。姐儿俩收拾得清丽无比，无可挑剔，登着木屐一前一后从院里走过，向着遇到的每一个人鞠躬问好，那情景让人觉得像是刚从天上飘下来的神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仙女下了凡，飘逸潇洒极了。我常常想，有机会应该把俩老太太请到中国去，给服装学校的学生们好好讲讲女性服装色调搭配，她们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专家。

当然，打扮需要有经济基础，我相信俩老太太有相当厚实家底。从她们佩戴的很传统的首饰来看，我揣测得出那些珠宝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其中任何一件都不是我能置办得起的。姐儿俩

都拿着可观的养老金,因为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医疗费全部由国家负担,但她们都很健康,一年四季没见哪一个闹过病。反倒是我,今天感冒了,明天胃疼了,动辄往医院跑。老太太们见我常说,叶桑,你得活动呢,小肚子已经起来了。

老太太们的锻炼方式是遛狗。她们养着一条灰色的秋田犬,犬的眉毛上有两个白点,个儿很高大,近乎于狼一样,是日本的名狗,老太太们管它叫“贺茂”。日本叫这种名字的多是男性,所以贺茂也是条雄性犬。小区禁止养狗,但是管理人员奈何不了这俩老太太。老太太们说她们的狗已经是老“人”了,老人都应该有个平静欢乐的晚年,不管是人还是狗。管理员到家来做工作,让她们将狗处理掉,贺茂立着毛喉咙里很不满地呼噜,还冲管理员龇牙,不是绳子拴着早就扑过来了。贺茂和那位管理员是死对头,全楼谁也不怕贺茂,只有管理员怕贺茂。管理员私下跟我说过狗的问题,说如果“桧峰之星”的狗影响到我,哪怕给我带来极小一点点不便,我也有权反映,必要时甚至可诉之法庭。我们住的小山叫做“桧峰”,在广岛西区的海边,风景很美,管理员将太太们称为“桧峰之星”,想必山本和柴田是桧峰地区家喻户晓的名人。在广岛,地道的当地老人不多了,广岛居民大部分是从外边迁进市内的,真正的广岛城内市民大部分死于原子弹爆炸,残存者多属侥幸。我们所住的这一片白楼的小区,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之前是一片长满桧树的山坡。我和“桧峰之星”们都住在一层,一层阳台外面是分属于每一户的小草坪,用铁栏杆隔着。当然也只有一楼才有这样的待遇,上边二楼三楼都没有。贺茂在草坪东南角有个窝,白天尽职尽责地趴着,也不叫,傍晚的时候就坐在阳台玻璃门前,定定地向里面看,等着老太太们带它出去遛弯儿。俩

老太太遛狗,已经成为小区的专门风景。贺茂抖动着一身光亮的灰毛,颈圈上挂两条绳索,山本、柴田各拽一条。狗高大威猛,人细弱文雅,一条狗两个人形成一个三角,很稳固地走在太田川的河堤上,十分引人注目。俩老太太一人手里攥一个塑料袋,山本的塑料袋里装着小铁铲,随时收集贺茂的排泄,柴田的塑料袋里有小食盒,是为给贺茂喝饮料用的。贺茂很知道自己和什么样的人散步,它绝不跑,它一步一步地小颠,像英国皇宫前马队的马,不是在走是在舞。七十七岁和五十九岁的老太太在后面一人扯根绳,迈着快步,达到了人狗合一的超然境界。贺茂知道在什么地方该停下来,这都是事先固定好的,贺茂所停的地方必定是景致优美之处,有凳,有石,有自动贩卖机……贺茂喜欢喝苹果汁饮料,哪个贩卖机有苹果汁出售,它清楚极了,一点儿不会错。在贺茂一双蓝眼睛的注视下,柴田将十元的硬币投进去,扔完了一个,听到丁当的响声再投一个,再听响声。其实柴田完全可以扔一个百元的硬币,但是她不,她就要十元十元地扔,为的是要和贺茂一起享受这听“丁当”的快乐。十个硬币投完,“啵当”一声,掉出苹果汁,贺茂立刻扑过去,用嘴打开小门,叼出装苹果汁的易拉罐,递到柴田手里,柴田将黄色的汁液倒进带来的小盒,拍着贺茂的脑袋说,喝吧喝吧,盼了一天了。自始至终贺茂都在摇着它那扫帚一样的大尾巴,向着老太太们讨好,表示着自己的愉快和感激。有时候柴田故意少投一两个硬币,贺茂便“汪”的一声,提醒她。贺茂识数,贺茂一点儿也不糊涂。买苹果汁,是人和狗散步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目,那行走的路线,那买果汁的地点,包括贺茂拉屎的草棵,撒尿的树根,都是雷打不动的。

老太太们的生活让我羡慕,我想不出她们会有什么不顺心的

事情,人到老年活到这个份儿上,称得上是圆满了。看到她们我常常想起刘恒写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叫什么幸福生活,人家老太太才真叫“幸福生活”,我们老了的时候未必能有这般的安逸,这般的舒适,未必能有这么有人气的狗。

山本姐儿俩极少有亲戚,有时候有个中年男人来看望她们,据说是柴田婆家的晚辈。男人管两位老太太都叫“奥卡桑”,叫得很亲热。管俩老太太都叫“妈”,让你猜不出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老太太们管中年男子叫“贺茂”,竟然跟她们的狗同名。老太太们“贺茂”、“贺茂”不停地叫,贺茂就一口一个“哈依”,答应得很干脆。那个趴在外面的贺茂很知趣地缩着,它知道这时候没它什么事,人家喊贺茂它要是往里搅和就是添乱。贺茂来的时候永远捧着一大抱黄色的雏菊,他知道俩老太太爱这种花,从来不买其他的。我几次看见他抱着花累得喘气,站在对面门口,不得不将那抱花搁在地上,停顿一会儿再按门铃。老太太们开门得有段工夫,贺茂就利用这个时间理理头发,正正领带,再把花抱起来,很认真地捧在胸前,以便老太太一开门就能看到一个很精神很齐整的形象。贺茂在老太太家待的时间不长,说会儿话就走,有时候帮着俩老太太弄弄阳台外边种的花,搬进搬出的,任着老太太们支使;有时候帮助调调阳台栏杆上的卫星接收器,俩老太太在屋里坐镇指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没个准星。贺茂的皮肤像老姐儿俩,白皙得能看见蓝色的小血管。我想,贺茂如果是个女人,他能演电视剧,当明星。可是贺茂好像只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而且是属于没什么出息的那一类职员,我从他那敛首低眉的做派就能想象出他在单位里是个什么角色。

对门这样热闹的时候不多,往往是狗贺茂常在,人贺茂不来。

很多时候是一两个月不见贺茂登门,老太太们就耐心等待,把活儿都攒到贺茂来了再干。也有等不及的时候,比如天冷了,那些花有的该搬进屋里去,贺茂又老不来,她们就会把我叫过去帮忙,很客气,管我叫“叶桑”,很委婉地说出她们的请求,完全是商量的口气,生怕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样子。我倒希望她们能像称呼贺茂那样来称呼我,来支使我,从年龄上看,她们都是阿姨辈的人,没必要为这点事惴惴不安。

我到对门去过几次,老太太们的屋里干净得一尘不染。依照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所有生活用具,所有生活痕迹好像都要掩藏起来,比如说睡觉的被褥,白天总是被她们藏到壁橱里面,外面是光光的榻榻米,好像这些人从来不睡觉一样。厨房也是,没有锅碗瓢勺的堆积,没有油盐酱醋的排列,清冷得你就猜不出她们会吃些什么。老太太家也是这样,惟一的特点就是花多,卧室里,客厅里,饭桌上,钢琴盖上,甚至厕所里全都摆着黄雏菊。这是一种太普通的小黄花,摆得多了,室内就有一股菊花的清气,让人产生了殡仪馆的联想,当然,只是我,别人不一定。山本家的阳台是盆栽的小松树和大株的巴西木,还有在栏杆上穿来绕去的菊类小花,也是黄的……整个房间的色彩偏于冷淡,有些单调,跟老太太们华丽的外表不和谐,淡雅的气氛,平静的内心,或许这正是她们生活的基调。相比较,我感到我们家里太有点儿杂乱无章,书摆在厕所里,枕头飞上了窗台,沙发垫子在榻榻米上,袜子让电视机顶着,这一切正如我混乱的没有规律的生活和审美意识上的粗俗与欠缺,论修养我比人家真是差得太远。

每回干完活老太太们都要送礼,有时是点心,有时是一个小玩意儿,都很精致,很有品位。山本老太太在送礼的时候常常要送

几句善意的指导,比如,你的脸搽点儿粉会更好看,你的头发别个珠光卡子会显得更有气质一类。我就去买粉,就别珠光的卡子,老太太们每回见了我的“改进”,都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呼小叫地惊奇一番,欣赏一番,以示她们指导的正确。我的丈夫几次告诉我不要跟日本人打连恋,不要收老太太们的礼,不要串门子,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和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我不以为然,我愿意过去帮忙,我希望人家指导我,我盼着人家送礼,那精美的小礼品诱惑力实在是大,我没有法子阻止我的手不伸出去。丈夫每天上班,平时早出晚归,偌大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巴不得老太太们找我干点儿什么事,一个人闷在屋里只是发困,越待越没劲。

我在日本的身份是“家族滞在”,也就是说,在这儿我是靠人养活没有工作的家属,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出去工作,我只能是在家里闲闲地待着,像笼子里的猴,从阳台蹿到客厅,从厨房蹿到卧室,吃两瓣橘子喝两口茶咬两口点心看两行书。人一闲心里就没了没落的,跟病了差不多。我时常地想念国内的朋友们,想念我那部敲着敲着就出怪字有病毒的电脑,想念门外那乱哄哄的菜市场,在国内,再怎么不济我还是个作家,在这儿我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对门俩老太太比我忙,嘟嘟嘟一会儿出去一趟,嘟嘟嘟一会儿出去一趟,好像她们老有干不完的事。我知道,山本是俳句俱乐部的会员,是和服教室的老师;柴田是合唱团成员,是妇女相谈会的干事……总之,俩老太太的生活充实极了,她们的事多得干不完。我真想加入她们的活动圈子,却没有机会。

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晾衣服,听到隔壁柴田在唱歌,山本用钢琴伴奏,柴田的声很大,山本的琴键敲得也很有力:

无论你走在哪儿，
都有离合与悲欢。
世界很小，世界是个圆，
让我们拉起手互相关爱。
无限的天空，无限的大海，
都装在我们的心里，
装在这小小的世界。

她们唱的是一首广岛人人都很熟悉的儿童歌曲《小小世界》。广岛市繁华的商业中心——SOGO 商店门口有个大钟，每到正点，世界各国的玩具人都要从小格子里出来，齐声高唱这首歌。很多人就是为了看小人表演而到商店来，久之，这首曲子就成了大家的歌，广岛的歌，谁都能哼，谁都能唱。现在听老太太唱《小小世界》，更让人体会到一种童心焕发的张扬，一种返老还童的轻松和“看山还是山”的自在。

柴田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唱，山本一遍接一遍地弹，都没有疲倦的意思。我不能说柴田唱得很好，很多地方她都跑了调，凡是高音的部分大都上不去，明显地运用假声在给自己助威。钢琴也是太古老的钢琴，声音不准，需要调试。但是我佩服俩老太太的精神，换了我，绝没有这样大声唱歌的勇气，可柴田不，她的歌是越唱越响亮，越唱越兴奋，唱到了无人的境界。

中午吃完饭，我到信箱取信，嘴里下意识地哼着《小小世界》。恰巧姐儿俩穿戴整齐地出门，柴田听到我的哼唱，不好意思地深深鞠了个躬，说刚才实在是失礼了，声音那么大，影响了我休息，

雨

心里不安。我说我也喜欢这首歌。柴田说，合唱队今天要排练《小小世界》，她唱低声部，怕出错，抓紧练一练。我突然心血来潮，问能不能也跟她们到合唱队练唱歌。柴田笑了，说不行。她告诉我，合唱队最年轻的也有五十五岁了，我还不够格。

原来是老年合唱队。

山本说要是我愿意可以跟她到和服教室学穿和服，我说等丈夫回来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其实用不着商量我也知道他不会同意，去和服教室学习一则要交学费，二则要自带衣服，更何况，我学会了穿和服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是日本人。山本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悄悄对我说，你穿红毛衣下边不能配蓝裤子，日本女人有俗语，红配蓝，狗都嫌……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在家一向不修边幅的我，从来没动过什么配什么的心思，一个人在家里，玩那么多花样，纯属瞎折腾。早晨搽胭脂抹粉，在屋里待一天，晚上再洗去，图的是什么呢。

图的是好心情。

这点我当时没明白，是后来才想清楚的。

二

对门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老太太们有个最大的弱点——怕下雨。

我见过怕打雷的，怕刮风的，从来没遇到过怕下雨的。

一到下雨天，甭管是大雨小雨，山本和柴田就会不出声息地闷在单元里，在各自的房间待着，连阳台也不去。什么合唱团，什么和服教室，再重要的活动也不去参加了。她们常教育我，就是一

个人在家也要梳妆打扮,要对得起女人这张脸,对得起一分一秒流淌过去的光阴。可是一到下雨,她们那两张脸晦暗得比老奥巴马还奥巴马。

樱花谢了,广岛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下着,桧峰小山和山下濑户内海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水汽当中。人就像是住在水里。潮的,摸哪儿哪儿是潮的,你不理它,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白毛,连睡觉的被子也会发出霉味儿。家用的吸干机嗡嗡嗡整日开着,根本不管用,人的身上开始发黏,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会涌进一团团带着海味的湿气,让人心烦,让人发闷,让人无端地想发脾气,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季节。

雨水中,对门老姐儿俩蔫了。

她们不出来买菜,也不出来倒垃圾,一个礼拜,我没见她们出过门,也没听到《小小世界》的歌声。

从阳台上望过去,她们家的贺茂蔫头蔫脑地趴在窝里,塑料食盆是空的,积满了雨水,那身漂亮的灰毛变成了麻色,紧紧地贴在身上,耳朵也耷拉下去了,眼角满是眵目糊,“小小世界”满是凄凉。见我看它,贺茂抬起脑袋懒懒地摆了一下尾巴,算是打了个招呼,接着又把脑袋扎在两腿之间。它知道,下雨的时候是不给饭吃,不出去遛弯儿的,它得忍着。

我有点儿可怜贺茂了,将手里正吃的面包刷地扔了过去,面包落在贺茂的前面,贺茂抬了一下眼皮,动也没动。我又扔过去一块搁了花椒盐的发面饼,贺茂换了个姿势,将屁股对了我。我到厨房翻了半天,翻出一截从国内带来的广州香肠,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一咬牙,甩了过去,香肠砸在贺茂身上又顺沟滚到栏杆跟前,可也没引起贺茂的兴趣。半天工夫,我们家厨房的许多食品都搬

雨

到了对面的草坪上,不见狗出来,也不见老太太们出来。那些五花八门的吃食都祭了雨神。

这个时候我很盼着那个小白脸的贺茂来,他来了至少可以给这停滞的生活一些动力,将这一潭凝固的水搅动起来。

可贺茂没来。

丈夫下班回来,我将对门的情况向他诉说。他看了看雨水中我扔过去的已经泡得变了形的五花八门,让我不要多管闲事,说这是日本,不是中国,人跟人交往要有分寸,这里的生活原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中国“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我老这样管别人的事会招人讨厌,会被人家认为是没教养。

那天晚上我想了半天,究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好还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想来想去,是既“不给别人添麻烦”又“八方支援”,把两者加在一起最好。丈夫看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是不高兴了,给了我两万日元,让我明天到广岛西边的德山市转转。我说去那儿干什么。他说,你的朋友邓友梅小时候不是在德山当过劳工吗,干吗不替你的朋友去拍几张照片。

第二天,我冒着雨到德山去了,纯粹是为去而去,根本不是为什么照片,鬼知道邓友梅在德山的哪儿当的劳工。德山也是湿的,我在车站的商店买了一具漂亮的狗项圈,是给贺茂买的,我总觉得让雨淋了几天的贺茂怪无辜的,小可怜儿似的,让人心疼。

买了狗项圈回来不敢让丈夫看见,将那个皮圈藏在抽屉深处,想的是天气好了,对门遛狗的时候当着贺茂的面交给老太太们。一定让贺茂知道是我给它买的,我是它的朋友,这样,再下雨时它就会吃我送给它的食物了。

小区每季度要发放装垃圾的口袋,管理部门在每个单元贴出

通知,让各户出人去领,过时不候。小区有间集中活动的大房子,平时锁着,有事开门,事完了又锁上,管理员是兼职的,平时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去领垃圾口袋,管理员在簿上找到了丈夫的名字,他说,你们住一〇四,能不能把一〇三“桧峰之星”的也领了,这些纸口袋搁在空屋子里会发霉。

两捆纸口袋,捎带的事,不存在什么能不能的。我刚要答应,想起丈夫“少管闲事”的教导,立刻有些犹豫。管理员低着头一边在一〇三上画记号一边说,下雨天,那两个奥巴桑是不会出来的……说着,一〇三的两捆口袋就给我拎了过来。

不代领也得代领了,这是没商量的事。

我打着伞,提着四捆口袋跑回单元,按对门的门铃。想的是借这个机会进去看看,看看下雨天老太太们闷在房子里干什么。半天半天山本老太太才通过门上的对讲器对外面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是叶桑吗?

我说,是我,管理员让我送垃圾口袋来了。

山本说,给您添麻烦了,请暂时放在门口吧。

对方没有开门的意思,我只好将口袋搁在了大门外面。

这两捆口袋一搁又是一个礼拜。我早晨出门,口袋在那儿搁着,中午出门,口袋还纹丝不动地放在那儿,就是说俩老太太一直没开过门,真是怪人。

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在国内,常看到外国有的老人死在房间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的报道,宣传部门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事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我不希望在我的周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跟丈夫说了我的忧虑,丈夫眼一瞪说,你是有病,看电视里的杀人事件看太多了!

我说,我总是好心。

他说,你别没事找事。

他这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心就变得冷了,除了关心自己的工作,关心自己的小家,别的一概不管不问。用他的话说,在国外人际关系简单,不生闲气,好像他在国内工作时同事们给了他多少气受似的。我说,人活着,图的是什麼,不就图个人气吗,你时刻想着别人,别人才能想着你,总不能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吧。

他说,我不跟你逗贫嘴,你在家闲一天,不遛遛嘴怕上下嘴唇长在一块儿不是。

两口子没事打嘴仗,有一搭没一搭的自是一种乐趣。

早晨,丈夫去上班。出了门又蹿回来,咋咋呼呼对仍在被窝里的我说,快起来,天上有杠!

这话也就我懂。所谓的“杠”其实指的就是彩虹,老北京的孩子管它叫“杠”。现在北京再说“杠”,十个有九个已经不明其意了。但丈夫老改不过来,我真不知道他在大学里是怎么教人家汉语的,误人子弟是肯定无疑的了。

穿着睡衣奔向阳台,看到海面上一片灿烂,天不知什么时候晴了。东面太阳从云端里刚刚露头,万道霞光洒向平静海面,西面,波光粼粼的天尽头幻化出一条绚丽彩虹,从南向北,横贯长空,像一道七彩的门,将这边的山和那边的海连结起来。彩虹随着云彩的飘荡在移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几乎就到了我的头顶,我就要从彩门下边钻过去了……我高兴得大声叫起来。

贺茂在草坪上也使劲地汪汪,它没见过这个,它也很兴奋。我看见旁边的草坪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发面饼,那些面包